

浮生物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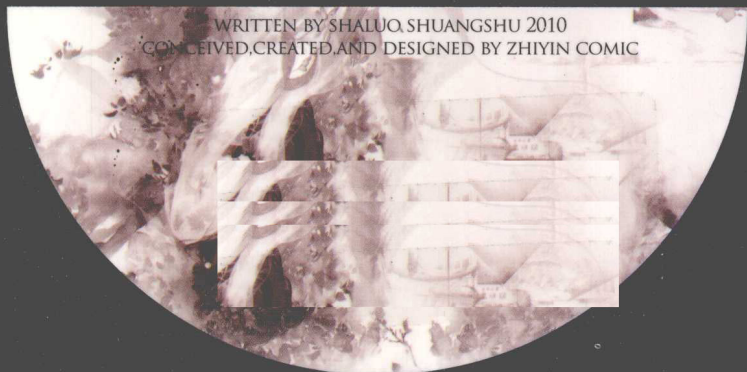
裳楞双树▲著

一杯叫做浮生的茶，一段悟透人生的故事



THE STORY OF FLEETING LIFE

WRITTEN BY SHALUO, SHUANGSHU 2010
CONCEIVED, CREATED AND DESIGNED BY ZHIYIN COMIC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物语 / 裘穆双树 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0.11 (漫客·小说绘)

ISBN 978-7-5492-0261-4

I. ①浮… II. ①裘…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2300 号

本书由裘穆双树委托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浮生物语 裘穆双树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 主 编 李 靖
-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
- 出 版 人 别道玉
- 责任编辑 张艳艳
- 特约编辑 许立为 颜 燕
- 装帧设计 李 婕
-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16 开
- 印 张 22
- 字 数 28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0261-4
- 定 价 26.8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THE STORY OF FLEETING LIFE

物語

裳楞双树
著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这是一杯叫做浮生的茶，味道非常的苦，但苦过之后，是深长的甘甜。
不尝苦，何有甘？人生本就是甘苦与共的一段旅程。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在人生旅途上跋涉的人们。

——裴榕双树

目录



347

后
记

313
第十二章

龙树

279
第十一章

教炽

247
第十章

暮声

217
第九章

九厥

191
第八章

骨石

161
第七章

无相

135
第六章

灵犀

105
第五章

夜蝶

081
第四章

狐守

051
第三章

猎狮

031
第二章

鱼爱

013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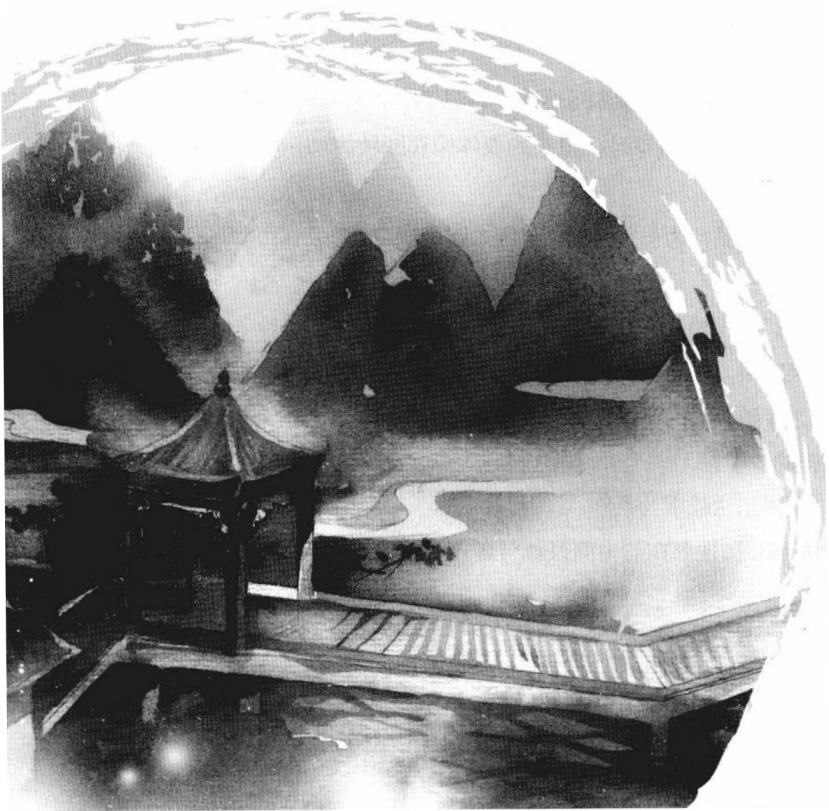
长生

007

序
章

序章

一场偶遇，一丝恻隐，子焱改变了一只树妖的命运。
可是，谁又知晓，在那个月色盈盈的夏夜，
被改变的，岂止是树妖的命运。



他最擅长酿酒。

这爱好始于无数个千年之前。

太多人以求得他一杯琼浆为莫大幸事，缓缓咽，细细品，芳香馥郁，流畅肺腑，整个世界的美妙都融在里头。

但，没有一杯酒的味道是相同的。

他说，他的酒没有雷同，因为喝酒的人总是不一样的。

今天，又有讨酒的人慕名而来。

他的酒柜里，最高那一层摆着三个碧玺镶翠玲珑壶，每只酒壶，都有一片雕成树叶形状的精致盖子，当光线穿过半透明的瓶身时，里头的液体似在回转流动，静谧之下，美轮美奂。

客人想要这三瓶，他说，非卖品，为一友而酿，只等她归来取之。

三个酒壶上，各刻有两字——

一为“染尘”，二为“荆途”，三为“不停”。

这是它们的名字。他微笑着讲。

能让他费如此心思，为之专酿美酒的人，让客人既羡慕，又好奇。

这个“她”，是一段怎样的故事？

客人同意换别的酒，以他讲出这故事为条件。

“这可能是一段很长的故事。”他靠在酒柜前笑着对客人讲，那一头湖蓝色的头发，在光线的摇曳下格外动人。

我酿这一瓶酒时，正是浮珑山最好的时节。这座世上最高的山，处处灵气四溢，连一块石头，一条山溪，树草花鸟，都有与众不同的盎然生机。但，最大的奇迹，还是山顶那棵树。

这棵树，曾是浮珑山顶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树干修长，枝叶繁茂，满目的碧绿剔透，到了夜间，还有五色光华自树身中层叠而出，风动枝摇，曼妙无双。无数凡人将这棵与众不同的树认定为“神”，执拗地相信它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赐予无上的幸福。他们不顾一切，在绝壁上攀爬，只为将手中锦线挂到“神树”之上，哪怕以失足堕崖为代价，也要以这种方式乞求“神”的庇佑。

可，树不是神，它只是一只无法自由活动的树妖，它孤独，也寂寞，寂寞到搜集人类的崇拜为“填充”自己的食粮，哪怕山脚下的白骨越积越多，它也不愿放弃自欺也欺人的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连它自己都以为永不会更改的生命轨迹，会在那个清朗的夏夜，被一个人导入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子淼，天界上仙，四方水神，掌司天下江河湖海，用他指尖那一滴晶莹的水珠，切断了树妖任性妄为、孤独重复的过去。至此之后，浮珑山上少了一棵“神树”，多了一个名为裳楞的小丫头，以侍女之名，跟随他左右，山中修习，时光静好。

裳楞这名字，是子淼取的，这水一般温和慧黠的男子，赐她人形，将她从自寸步难移的树身中解脱，教她各样法术，教她世间道理，教她懂得万物有灵，生命无价。为免再有人类误会，他魔法隐去了她的树身，亦为她种下一株名曰“无色”的花，一年一开，花期一日，提醒她，每到花开之时，需回到真身之中十二个时辰，方可保持人形，平安世世。

子淼对她，如上仙之于妖怪，男人之于女子，无微不至。

子淼乃我挚友，在他领着小树妖于浮珑山中修行的日子里，我常去找他下棋，顺便讨来一些稀少珍贵的水源以做酿酒之用，有一位身为水神的挚友，便有这样的好处。

我最喜欢逗那初涉人世的小树妖，看她拙手笨脚，却又满心欢喜地为子淼跑前跑后。从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我轻易看出，小树妖的眼里，子淼就是她的整个世界。

然而，我隐隐有一些不安。

不过一场偶遇，一丝恻隐，子淼改变了一只树妖的命运。可是，谁又知晓，在那个月色盈盈的夏夜，被改变的，岂止是树妖的命运。

树妖裳楞，从一棵毫无自由、孤立山巅的树，被子淼一手拉入活色生香的尘世，以一个真正的女子的形态与心灵。

这只是个开始。

等待她学习的东西太多，包括尘世之中，辗转不去的爱恨喜恶，情愫万千。

树妖裳椹，注定是个一生与故事相伴的女子。

我悄悄替她酿了第一壶酒，并管这壶酒叫“染尘”。

| 荆途 |

神仙犯错，凡人遭殃。

不过是与凡间女子的一场爱恋，天界诸神却以人间大旱三年为“礼物”相赠。受害的是无辜人类，惩戒的却是水神子淼。

当他决定以全部真元化为甘霖润泽人间时，他来找我，将一个人的安危与未来托付于我。他说，裳椹，那个爱恨喜怒都在脸上的小丫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亲人。

我知道，“亲人”这个词，于树妖来讲，不啻一把插进心窝的利刃。

子淼一直是她认定的所有。他对他那么好。

她自然而然地坚信着，对方在她心中的位置，与她在对方心中的位置是完全相同的。

直到，她知道自己的模样，是他照着他心目中最爱的那个女子而赐给她时，她愣住，沉默，继而爆发。

她认定那是一种屈辱，她以为朝夕相对的日子，是她跟他之间最真诚的快乐，原来，却只是一个连脸孔都不属于自己的替身。

当她看到那个与自己有着相同容貌的女子，依偎在子淼怀中的情景，她连呼吸都无力完成。与子淼的最后一次相见，结束在他淡淡的叹息，与她绝望离开的脚步中。

那片她走过的树林，顷刻从青翠欲滴，变得枯黄败落，她的心，也是同样境地。

那一天，我与她站在浮珑山巅，我必须告诉她实话，眼前这场雨，是子淼的真元。大旱已解，他却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

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泪的模样。

子淼，身为水神，掌司天下之水，唯独她的泪水，是他永不能掌控的例外。

子淼消失，她的世界濒临坍塌，而我却悄悄离开了，因为我清楚，有个人比我更适合照顾她。

在子淼跌出她的世界时，陪在她身边的，一直是那条霸气无边却口硬心软的孽龙。

孽龙并非妖孽，系出东海龙族，更是龙王嫡孙，大名敖炽。东海龙族，身份高贵，不输神佛，本为降妖除魔护卫天下而生。当初，只怪敖炽任性贪玩，在一片湖泊中兴风

作浪，以致水淹城池，死伤无数，子森出手降伏，重伤于他，而小树妖与这孽龙的相识，便是始于这一场黑白敌对，水火之势。

负伤的敖炽，从子森眼前抓走裳楞，将她关在与外界隔断的无望海中，终日以各种恶毒言行打击这个不肯低头于他，甚至还打了他一耳光的小女子。而她，依然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回敬他的“恶毒”，毫不让步。

相似的人，最容易相斥，却也最易相溶。所谓冤家，当属敖炽与裳楞。

无望海中的这段时光，是命运赐予的又一个转折。

若不是敖炽时时陪在身边，强迫她按时回到真身之中，世上也不再有裳楞这只树妖。

她与子森相处三十年，换来无数年的长痛不息，是敖炽的不离不弃，将她渐渐带出了那段已该入土的悲伤回忆。

一个傲气天成，以强势命令他人为习惯，一个内里执拗，不为任何压迫低头，多年来，我看过他们之间太多次的争吵与战争。我也看到敖炽一遍又一遍教她各种法术，一边骂她笨骂她烦人，一边想尽办法让她开心。

千年时光，他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学着成长，虽然这个过程，并不轻松。

他们两个，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应该在一起，以恋人的身份。

可是，千年过去，裳楞还是裳楞，敖炽还是敖炽，两个人还是针锋相对。

柔软一次，妥协一次，诚实面对自己的感情一次，就这么难？

那一天，敖炽消失了。

谁也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裳楞对我说，他爱死多远死多远。

我却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真诚的焦虑与惶惑。

上千年的相依为命，定要到分开之后，才得到验证。

当我得知敖炽失踪的消息时，正在酿第二壶酒，除了“荆途”，我不愿给它起别的名。

丨 不停 丨

敖炽失踪后的二十年间，裳楞终日东奔西走，在世界各地不停穿梭，似乎永远都停不下脚步。问她是不是在寻找敖炽的下落，她永远都否认。

我得承认，时间与阅历让曾经的小树妖长大了，但有一些东西，她始终不曾改变。

一年前，她去了一座小城市。

说到这里，他没有再继续讲完，而是对翘首以待的客人道：“其实，第三壶酒还没有酿制完毕。它需要比前两壶多得多的时间去完成。”

“那你为什么叫它‘不停’？”客人不解。

他狡黠地笑道：“因为树妖在那座城市的某条小巷里，开了一家卖甜品的小店，店名就叫‘不停’。”

“好怪的名字呀！”

“是啊，发生在那家店里的故事可能更奇怪。我说过，她一辈子都是个与故事脱不了关系的女子。而这一次，还有更多有故事的家伙们，加入了她的故事里，包括我。呵呵。”他笑着抬起头，望着那三壶酒，又道，“这三壶酒，是同一个系列下的产品。”他伸出一根手指，在空气中写下两个光华潋潋的字，说：“这个系列就叫……”

客人定睛一看，漂浮在眼前的字是——

浮生。



长
生

身边若有对自己好的人，瞬间亦是长生。
能被人牢牢牵挂在心，永不忘记，消亡亦是长生。

● 楔子 ●

“我对找人没有兴趣。”我难得勤快地擦拭一整排的玻璃橱柜，玲珑剔透的糖果与糕点在里面摆出可爱的 POSE，诱人犯罪。

身后那个女人，三十左右的年纪，圆脸圆眼，眉目若画，一身精致。她要了一杯绿茶一份提拉米苏，已在藤椅里坐了一个钟头，目的只有一个——要我帮她找个人，男人。

“我开的是甜品店，不是私人侦探所。”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拒绝她了，报纸叠的帽子扣在我头上，很滑稽。

“我知道你不是人类。”女人深棕色的眸子里，是抓到救命稻草的渴望，“也知道你的规矩。”

她从精美的手提包里摸出一包黑布卷裹的东西，沉沉地摆在桌上，黑布打开，金光耀眼。

“再多十倍也不成。”我坐到她对面，把一堆闪亮尤物推回她面前，“最近我很忙，只有听你讲完一个故事的时间。别的，无能为力。”

女人眼里的光，如烛熄灭。

五月初夏，阳光微灼。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街，青石铺成的路托着灰白的墙，碧绿的爬山虎长得欣欣向荣，飞鸟掠过，三两行人。末端的小院，据说是明清时的建筑，后院有棵孱弱的银杏，树下一丛栀子花，正值初放，幽香暗浮。半年前，我只看了此地一眼，便买下了它，开了这家甜品店。店名有点怪，叫——不停。

女人的话没错。我不是人类。

我是一只树妖，生于漫天飞雪的十二月，历世千年，游荡四方。从来没有一处地方，

能长久停下我的脚步。

我喜欢金子，但对甜品没有兴趣，怕胖。只因我雇来的两个帮工只会做甜品，他们欺骗我的感情，应聘时说什么都会做，特级厨师，天花乱坠。总之，我开川菜馆的梦想终折戟于一家甜品店。

“我只对听故事有兴趣。”茶香缭绕，我伸个懒腰，窗外夕阳浅淡。慵懒神情无非向女人昭告：有话便说，无话请走。

“听完这个故事，不知你会不会改变主意？”女人啜了一口碧绿的茶水，微微皱了一下眉。

我知道那茶叶泡出来的水很苦，对每一位并非冲着甜品而来的特殊客人，我都建议他们点这种茶。

这茶叶，叫“浮生”。

女人放下雪白的骨瓷茶杯，轻轻吸了口气……



阿辽不识字。她一连念了七年小学，从七岁到十四岁，还是不识字，除了自己的名字。

教过她的老师都感挫败，连班里那个总憨憨流着口水的小光头都能歪歪扭扭默写“床前明月光”，阿辽却不行，今天教她的字，翌日便忘得一干二净。

除了不识字之外，阿辽总归是个中规中矩的学生，学校没有开除她的理由。今年，是她第二个六年级，跟往昔的学弟学妹成了同窗。

老师们没有谁喜欢她，同学中的嘲笑也从未少过，上了七年学还是个文盲，不是脑残是什么。可阿辽毫不在意，总是笑脸迎人、满目阳光，灿烂如鲜活的向日葵。

于是，她又多了个“缺心眼”的评价。

对阿辽来说，最惬意的时光，就是放学之后，背靠着银杏树的树干，吃着豆沙冰，眺望远方。

她喜欢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只飞鸟甚至一只蚂蚁，连这棵银杏树都是有趣而可爱的，还有一只叫不出名的鸟儿，白脊黑翼，停在葱茏的枝桠之间，婉转鸣唱。她喜欢靠着树干打盹，背后那股坚实的支撑力带来说说不出的安稳，清脆的鸟鸣，给予她另一种恬淡的幸福。

不过，惬意也要付出代价。阿辽常常一觉醒来，发现自行车不翼而飞，迄今已经丢了十几辆了吧。

也许别人比我更需要它。阿辽每次都这么跟自己说，然后花一个半钟头，从麦田里